

世界短篇傑作選

她的情人

徐霞村譯

成都復興書局印行

世界短篇傑作選

她的情人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述者	徐 霞 村
發行者	復 興 書 局
發行人	穆 伯 廷
印刷者	復興書局印刷廠
總經售處	成都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〇四三〇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目次

她的情人

筏上

一個哈吧狗的信

聖誕節的故事

打賭

洗澡

正當慈善

狗的西曼

無謂之彌撒

蘇聯高爾基著

蘇聯高爾基著

俄國果戈里著

俄國杜思退爾夫斯著

俄國柴霍甫著

法國左拉著

法國法朗士著

法國法朗士著

法國巴爾札克著

絕望女

鄉村的武士

「嘴裏生着花的人」

一場巴戲

唐人街的故事

懷托爾斯泰

一團亂

法國比爾路易著

意大利魏爾嘉著

意大利皮藍德婁著

猶太雷辛著

美國費爾士著

俄國蒲寧著

法國貝克著

法國高爾基著

她的清人

俄國高爾基著

我的一位相識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有一次住在一位名譽可疑的女人的對面。她是一個波蘭人，人們都稱伊做黛利薩。

她是一個高碩而健壯的女人，而色黑，兩條又黑又濃的眼眉，一付粗大的臉，好像經斧子砍出來的一般——她的深色的眼睛凶的射人，她的嗓子發聲沈悶；她那車夫似的步伐，和那漁婦似的體力，使我有點害怕。我住在最高層樓上，她的

屋子正隱我對門。我素知道她在房屋裏的時候，我就不敢把門敞開。但是她輕易不出門一次。有時我偶然在樓梯上或院子裏遇見她，她總是向我一笑，這一笑我覺得又詭詐又凶惡。有時我還見她喝得醺醺大醉，兩眼朦朧着，頭髮蓬鬆着，可厭地露出她的牙齒。凡在這種時候，她一定向我說話。

「你好麼，先生！」她那可厭的笑聲更增加我對她的憎惡。我本應該改換我的住所，以免免除這些見面和寒暄；但又因為我那個屋子非常舒服，由窗裏可以遙瞰很遠的地方，並且在下面的街道又十分清靜——所以我才忍耐下去。

有一天早晨，當我仰臥在牀上，正想託點事故，以爲告假的理由的時候，我的屋門忽開了，可厭的貸利薩的沈悶的嗓子在門檻上發聲了：

「祝你健康先生！」

「有什麼事？」我說。我見她臉上帶出一種不安的懇求的樣子，這種樣子在她真可算反常了。

「先生！我想求你一件事。你答應我麼？」

我仍然沈默地躺在那裏，自己想到：

「和氣點！……振作振作，我的孩子！」

「我想給家裏寄一封信，沒有別的。」她說，用一種懇求，柔和，而怯懦的

聲音。

「有鬼！」我想到。於是我一躍而起，坐在棹子前面，拿出一張紙來，說

道：

「過來，坐下，說吧！」

她走過來，唯謹唯慎地坐在一隻椅子上，不好意思地揪着我。

「好罷，給誰寫呢？」

「給鮑爾司。加斯普，在斯維加納村，在華沙大路……」

「好，快點！」

「我親愛的鮑爾司……我的乖乖……我忠實的愛人啊，願聖母保祐你！你黃金的心啊，你爲什麼這許久沒給你的悲愁的小鴿子黛利薩寫信呢？」

我幾乎要笑出來。「一個悲愁的小鴿子！」身量有五尺以上，拳頭同石頭一樣，可是比石頭還重，臉上烏黑得像一隻生在烟筒裏。而沒洗過一次澡的小鴿子！我總算竭力忍住了，我問道：

「誰是鮑爾司！」

「鮑爾司啊，先生！」她說，好像因爲我忽略了這個名字而怪我似的，「他是鮑爾司——我的情人。」

「情人！」

「你爲什麼這樣驚訝呢？先生？我，一個姑娘，就不能有一個情人麼？」
她麼？姑娘麼？好吧！

「啊，還不能麼？」我說。「一切的事都是可能的。他同你已經做了幾久的

情人了？」

「六年了。」

「嚇！」我想。「好，讓我往下寫吧……」

我實在告訴你，如果鮑爾司的通信者不是她而是別的女子；我真想與他換一換地位。

「我十分感謝你，因為你這次的費心。」普列漢向我說，請「一個安。」也許我可以替你做點事吧。呃？」

「不，我也一樣地謝謝你。」

「也許，先生，你的衫或褲要補縫吧。」

她使我羞得面紅耳赤，我簡單地告訴她，我不需她的幫忙。

她便走了。

兩個星期過去了。那是一個黃昏，我坐在窗台上，靜靜地聽着，想找一个方

法消遣。我覺得煩聒不堪；因為外面括着大風，我沒有出門；無聊到沒法的時候，我便從事於自己分析和回憶。雖然這也是愚笨的事情，可是別的事我又不願去做。這時候屋門忽然開了。感謝上帝有人來了。

「啊，先生，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原來是塞利薩。嘿！

「沒事，做什麼？」

「我要求你，先生，再寫」封信。」

「好吧——給納爾司，呢？」

「不是，這次是替他寫的。」

「什麼？」

「我真可惡！這不是替我寫的，先生，我求你饒恕。這是替我一個朋友求的，也不是什麼朋友，不過是一個相識——一個相識的人。他也有一個情人，同

我一樣的名字叫黛利薩。這就是此事的原委。先生，你願意給這個黛利薩寫信麼？」

我不發一言地瞅着她，她的面上現出不安的樣子，她的手指顫動。我在先還莫名其妙，以後我便猜着是怎麼一回事了。

「看哪，我的姑娘！」我說，「也沒有什麼鮑爾司，也沒有什麼黛利薩，完全是你一個人編的一套瞎話。不要再跑來詭譎我吧。我不願意同你有什麼交情，你明白不？」

她忽然奇怪地害怕而昏亂起來；兩脚直戰，不能移動，嘴裏胡言亂語，非常可笑，好像想說一些話而不能說出來。我等着要看是怎個結局，我覺着我明明顯地鬧了一個大錯，竟疑惑她要引誘我走入歧途，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先生！」她開口說。忽然，她又搖着她的手走出門去了。我在屋裏心裏非常不高興。我靜聽；她的房門砰地一聲關上了。顯然這位可憐的少婦已經發怒。

了……我自己思索了一回，便決定到她那邊去，再把她請過來，她願意寫什麼就給她寫什麼。

我走進了她的屋子以後，把全室周覽了一遍。她正坐在桌子上，用兩手支持着她的臉。

「聽我說。」我說。

她由坐位上跳下來，兩眼閃射的向我走來，把她的兩手搭在我的肩上，於是她使絮絮地細語起來，或者無言說，她用她那特別沈悶的嗓子哼唱起來了：

「喂！正是如此。天子也沒有鮑爾司，也沒有黛利薩。但是有沒有，與你有什麼關係？用枝筆在紙上畫畫是什麼難事嗎？呃？唉，你麼！你也不過還是一個吃奶的孩子罷了！既沒有鮑爾司這個人，又沒有黛利薩這個人，祇有我自己。你算猜着了，也許於你有好處吧！」

「饒恕我！」我說，她這一套歡迎詞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它是怎麼回事呀？

你說沒有鮑爾司這個人？」

「沒有。是的。」

「也沒有黛利薩這個人麼？」

「也沒有黛利薩。我便是黛利薩」

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用眼凝着她，想找出我們倆人之中到底是誰弄錯了。她又回到桌子那邊，尋思了一會，又回到我面前，用着兇兇的口氣說道：

「既是給鮑爾司寫信這麼難，好吧，這就是你寫的信，拿走吧！自有別人替我寫。」

我一看，我替她寫給鮑爾司的信正在她手裏。唉！

「聽啊，黛利薩！這都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你找別人替你寫信，而寫完了你

又不寄出去呢？」

「寄到什麼地方去？」

「怎麼，給這位——鮑爾司。」

「天下並沒有鮑爾司這個人。」

「你問怎麼回事嗎？」她說，還有些橫蠻，「天下並沒有這個人？我告訴你吧。她直伸兩臂，好像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並無其人。」但是我要他存在。我不也一樣是個人類嗎？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可是我給他寫信與任何人都沒有害處……」

又回「饒恕我——給誰？」

會，又回「饒恕我——給誰？」

「給鮑爾司，自然。」

「但是他並不存在呀。」

「噯！噯！他不存在又有什麼關係呢？他雖不存在，但是他可以假設存在啊」

「我給他寫信，如同他真存在一樣。黛利薩就是我。他答覆我，於是我再給他寫」

「……」

我終於明白了。我覺得多們難受，多們喪氣，而且多們害羞啊！在我對面不過三碼遠的地方，竟住着一個人，因為全世界沒人善待她，愛她，便自己發明了一個情人。

「聽啊——你替我寫完一封信之後，我便請別人念給我聽，我於是覺着真有個鮑爾司存在。以後我便求你給我寫一封由鮑爾司給黛利薩——就是我的信。當這封信寫好之後，他們念給我聽，我又覺得真有個鮑爾司存在。結果使我覺着生活還不致十分空虛。」

「你這個笨貨真見鬼！」我聽了心裏說。

自此以後，照例一個星期有兩次，我寫一封給鮑爾司的信，又寫一封由鮑爾司給黛利薩的信。我寫得很動人……她聽了使用她那沈悶的嗓子哭號。爲要報答我起見——因為我給她寫了些使她落淚的信，——她便替我縫補襖子袴子和別的衣服上的破綻。三個月以後，她便爲別種緣故被捕入獄。現在她一定是死了。

說：

我的相識者彈了彈他手裏的煙灰，沈思地向上面的天空望了望，這樣結論

唔，唔，人類是愈嘗苦味愈向甜的東西追求。我們這些人包在道德的破布裏，隔著自滿的霧看著東西，自信無罪，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許多事都是發生得非常笨，非常殘酷。我們常說，墮落階級啊，墮落階級啊。我真不知道所謂墮落階級到底是誰？第一，他們與我們有同樣的骨頭，肉血，神經。這件事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人告訴我們了。可是我們却不願去聽。我們果然真的就這像被人道主義所染壞了嗎？在實際上我們也不過是墮落階級，而且，按我所見，很深地墮入自滿和自尊的深淵中了，夠了吧。這件事實在比山都年紀老了，——年紀老得連我們說起來都有點丟人了。實在太老了——是的，實在太老了！

筏 上

俄國高爾基著

黑色的雲彩愈低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沉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多泥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朵牆高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障礙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彌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流去。